

中醫教育的過去。

現在與將來

彭城

中國傳統醫學淵源甚古，醫師一職自古即列為職官之一，醫學教育政府亦有專門機構持掌。史載有周一朝，醫官中有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徒二十人。所謂「徒」大概相當於今之國立醫學院學生。秦漢以降，中央醫藥行政組織更加嚴密，舊唐書職官志有載：「太醫令掌醫療之法，永為之二，其屬有四，醫師、針師、按摩師，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試登用如國子監法。」醫師的養成與錄用顯然有法律之依據。至宋代，更擴大醫政編制，有太醫局主持醫學教育，宋史職官志云：「太常寺太醫局，有丞，有教授，有九科醫生，額三百人，分九科以教之。」九科學生，分別修習大方脈科、風科、小方脈科、眼科、瘡腫兼折傷科、產科、口齒兼咽喉科、鍼灸科、金鏃兼書禁科。分科之精細，有如今日。在京府節鎮及各府州縣，亦設有職醫和助教，持掌醫藥方書，借人傳錄。諸醫願充太醫局學生，則需經過藝業考試。醫事學校的設立與醫師資格之認可，又比唐朝進了一步。元明清三代，中央均設有太醫院，掌醫藥政令，亦主持醫學教育。到了清朝末年，現代醫學知識逐漸流入中土，國人乃有改良傳統醫學之議。光緒二十九年，清廷京師大學堂更成立醫學實業館，合授中西醫學，中醫教育從此邁入一個新紀元。

自古習醫者，大概分為兩種，其一如上述所言，係官立學府正式出的，其一為士大夫階級習醫自娛，即所謂的「儒醫」，乃是一種業餘性質。此外，就是世代相傳或拜師受教的江湖郎中，不過這種流傳在民間的醫術，其源也多半來自所謂的「儒醫」，只是經驗的轉輾傳授，談不上是醫學教育。

然而自從國父推翻滿清，締建民國之後，傳統的中醫教育即告中斷。民國初年，北京政府曾一度廢除中醫，同時，部定的醫學課程也不容有傳統醫學的存在。此後，民國十二年政府訂有取締中醫施行細則，十四年又有不許中醫進入大學學系的正式法令。北伐完成後次年，國民政府中央衛生委員會甚至公然也有「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的提案，主張停止中醫登記，禁設學校，不准宣傳，改稱中醫院為醫室，改稱中醫學校為傳習所並禁止招生。不過這個提案並未十分威脅傳統醫學的存在，因為中央國醫館在民國廿年即南京宣告成立，國內亦有幾所學校持掌著中醫教育。並且在法律上，從民國廿五年以來中

醫始終保持著他們地位。因此，傳統醫學還留傳授之所，和法律的保障。

在這一時期，我們姑且稱做「中醫自衛期」。傳統醫在現代科學的衝擊下，顯露出種種缺憾，「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所持的理由有下列幾項：

(一)今舊醫所用者，陰陽五行六氣臟腑經脈，皆憑空結撰，全非事實，此宜廢止一也。

(二)其臨症獨持撓動脈，妄分一部分之血管為寸、關、尺三部，以支配臟腑，穿鑿附會，自欺欺人。其源出於緯候之學，與天文分野，同屬無稽，此宜廢止二也。

(三)根本不明，診斷無法，舉凡調查死因，勘定病類，預防疫癘，無一勝其任，強種優生之道，更無聞焉。是其對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計，完全不能為行政上之利用，此宜廢止三也。

(四)人類文化之演進，以絕地天通為最大關鍵，考之歷史，彰彰可掬。所謂絕地通天者，抗天德而崇人事，黜虛玄而尚實際也。政府方以破除迷信，廢燬偶像，以謀民衆思想之科學化，而舊醫乃日持其巫祝讖緯之道以惑民衆；政府方以清潔消毒訓導社會，使人知微蟲細菌為疾病之源，而舊醫乃日持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必痰癆等說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學化，此宜廢止四也。

這就衛生行政的觀點所作的批評。中央國醫館所公佈的五條學術標準整理大綱草案，也同樣的默認傳統醫學在學理所具有的缺陷。但是生長在這一時期的中醫前輩似乎始終無視於此，他們忙於爭取中醫的法律地位，並未用心整理過這正受科學考驗的傳統醫學。因此，儘管當時國內有幾所中醫學校，但是教育出來的子弟，卻只能依樣畫葫蘆地再把中醫古籍原封不動地搬上講堂。中醫教育的內容既沒有經過嚴格的科學整理，因此當時並無重大的成就，不過他們始終維繫著傳統醫學的命脈，影響到日後在台灣的中醫教育，這是值得注意的事。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台，傳統的中醫教育又中斷了將近十年之久，一直到四十六年立法院才通過「籌設中醫學校和中國醫藥研究機構」的議案。根據這個議案，政府先後批准了私立中國醫藥學院的登記和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的籌設。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正式成立，是在民國四十二年。位居台北縣新店鎮，佔地兩千坪。當時還由農復資助六十

五萬元，才建起第一座樓房。至今為止，該所主要的建物計有藥學館、醫學館，此外就是一千多坪的藥圃。至業務方面，除了翻印古籍之外，還有生藥、藥化、藥理項的研究實驗。不過對於傳統醫學的闡釋以及與現代醫的銜接上，所做的仍嫌不足。

擔負正式中醫教育的是比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稍早立的私立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校原先在政府遷台以前在大陸上便有好幾所，但是那些都沒有得到教育部正式承認。因此，私立中國醫藥學院是我國第一所擁有傳統醫課程的學府。不過也正因為如此，受到社會人士另眼以，當時曾有知名之士做如下的預測：

「據說中國醫藥學院也是七年制，在七年悠長的時中，找不到教材，最後也只好請教現代醫學的教授，講解剖、生理、病理、細菌學、生化學，完全是一套現代學的基礎課程，看將來這一批中國醫藥學院的畢業生，否樂意做一個純粹的『國醫』而保持所課『國粹精神』到那時候，恐怕有勞前任張教育部長說服他們，我們不道將來是犧牲國粹抑或是犧牲他們，或者兩者都犧牲？」

這個預測果真證驗了。第一屆醫科學生即將畢業時他們的學籍卻不為教育部承認。中國醫藥學院以中西醫一元化為創校宗旨，到此還有如此的紛擾！民國五十五中國醫藥學院籌設中醫科，並招收學生，合授中西醫學同時減輕醫科學生修中醫臨床課程，學籍問題便不再出。但是民國六十一年中醫科第一屆畢業生參加中醫科考時，才發現過去在學院所授的教材，並未得到教育部的認可！

以上是中醫教育的滄桑史，讀之令人淒然。然而今日，中醫教育還面臨著更大的實際困難，那就是教育目標、內容和方法所遭受到的考驗。所謂復興中醫，中醫學一元化，只有寄望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後的革新中醫教育。

首先就教育的理論來檢討。在西方科學思潮尚未中國社會之前，傳統的文化思想，使得生活其中的人造成一個很容易接受傳統醫學的模式。因此幾千年來國的老百姓始終習於由經驗累積的醫療知識，和附着的玄學理論。但是，廿世紀的今天，我們的教育——民小學到大學甚至研究所——所灌輸的科學觀念，卻個與傳統醫學理論絕然不同的系統。一個受過科學教育十餘年的人，要他完全接受一種玄學理論，去探討以科學的方法和概念研究過的自然現象，乃是可疑的

至少在教育的效果來說，是事倍功半。同時，玄學理論本質上有其固有的缺憾，當它附加在經驗的醫療知識的時候，只能抽象的解釋人體生理及病理，無法提供實驗驗證的途徑。歷來懸疑醫案不計其數，自古學者聚訟不決，初學者面對此浩瀚學海，焉有不望途生畏之理？中醫教育所遭遇的最根本的難處，就是這些，而衆多有爲之士對傳統醫學知識敬而遠之，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再就師資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許多擔任傳統醫學的教授，並不能具備太多的現代醫學知識，以致無法爲修習中醫學的學生解決上述的困惑，或者指出可行學習方向。而許多曾學過現代醫學的中醫教授，當他們面對自古即聚訟紛沓的論題，似乎也無能爲力。因爲學生對他所提出來的講解，率都以未經證實的假設視之，並不會因之而對傳統醫學有深刻的認識。如果我們進一步檢討目前中醫教育的傳授，我們還可發現，並沒有太多教授努力於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的銜接工作，而傳統的填鴨式教學和鑽研於故紙堆後的照本宣科，卻比比皆是，不少穿鑿附會之詞時出自不嫻現代醫學之人，既不能服人於先，焉能勝任受掌解惑之於役？

走出學院式的中醫教育，我們會發現民間又是一番光景。由於醫師法准許非正式學院出身的人參加中醫師特考，因此，當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系學生努力鑽研現代醫學的時候，我們的社會卻陸續出現無師自通的中醫師。如果說中醫師無須具備現代醫學知識，很明顯的，中醫學系學生，在學院裡只要修習中醫學分即已足夠。然而，他們必竟還修習了許多現代醫學學分。如果說，身爲治病救人的大夫，需要具備現代醫學知識，那麼，現行的醫師法所作的資格規定，就有修正的必要。事實上，醫學是一門深奧的學問，栽培醫師乃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工作。倘若時至今日還不禁禁止對現代醫學一無了解的人，參加中醫師特考，中醫教育制度必將陷入空前未有的混亂，同時，也使中醫教育回溯到幾千年前父以傳子，師以授徒的局面。這些現象決不是生於教育遍及的廿世紀的我們所願意看到的。

前面所展示的種種異常現象，唯有確立了中醫教育目標之後，才能有其根本變革之道。但是中醫教育的目標何在？

無可諱言的，科學昌明的今世，傳統醫學對維護人民健康所能作的貢獻，大多已爲現代醫學取代。就公共衛生的觀點言，死亡的調查，傳染病的管制等等，皆非傳統醫

學用武之地，就個人疾病的預防和治療來說，現代醫學大都有具體可行的方策，即使是目前束手無策的絕病痼疾，也有它的一套研究方法。譬如癌症，目前就有免疫、病毒、核酸等方面的探討。很明顯的，需要傳統醫學實際動手的地方也微乎其微。因此時至今日的中醫教育，要脫開自古以來爲傳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醫藥知識所做的努力，亦即不要再把教育的目標局限於醫療行爲的訓練。

在這一個前題之下，中醫教育的內容份量上，就必須有一輕重的權衡。譬如，在醫學系不妨概括的介紹傳統醫學觀念，在中醫學系則需加強教學。因爲兩系之間，容有目標上的不同，醫學系的學生畢業之後，也許會更進一步的研究傳統醫學，而中醫學系的畢業生，將來必定是中醫教育的繼承人。在教材的選擇上，則必須顧及學生本身所先具有的科學觀念及現代醫學知識。關於這一點，所有的中醫教授要克服困難，把傳統醫學中抽象的說理，化以具體的實驗，把玄學概念代以科學論據。換句話說，中醫教授必須具備某種程度的學養，存於課堂上的困難與疑惑才能有解決的曙光。

基於此種需要，對教授的聘請，學校當局當深具慧眼。中國醫藥學院請不到醫學系的專任教授，是因爲有別的學院競爭，中醫學系乃唯我獨有之學系，聘請學貫中西醫學的教授，乃是可盡其在我之事。要知道，今日之學生，即是將來復興中醫的尖兵，學院所高懸的中西醫學一元化之鶴的，就需要靠他們的智慧和學養，才能達成。倘若學院內無名師坐鎮，學生立雪無門，將來高居四方，一無展望，則中醫教育必然繼承無人，而欲振乏力。

同時在設備方面，中醫學系也要有醫學系一般的規模，諸如內經、難經、傷寒、金匱……等傳統醫學課程不妨一一成立研究室。如此不但可以把學生的疑惑與自古聚訟的論題拿到實驗室去驗證，更可能把握住傳統醫學的價值，貢獻出治病救人的力量。

其實改革與創新，並不是一項困難的工作，問題關鍵端在主其事者的器識的與學養。當馮德在來比錫創立第一座心理學實驗室的時候，一般無識之徒莫不譏諷，然而時至今日，舉世心理學界無不相借仿效。反觀我國，學術上的革新工作，類似馮德的創舉卻鮮有學者嘗試。自西風東漸以來，中醫教育始終停頓在老掉牙的陳章古籍，訓詁考據的研究方法，以及填鴨式的傳統教學而孤芳自賞，即是一大例證。究竟是器識上比不上人家？或無足夠的學養勝任？盼所有與中醫教育有關的人士深思之。

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科學化和經濟發展就逐漸成爲世界文化的主要潮流。中國傳統從鴉片戰爭起，與這個世界主潮遭遇，已有百年以上的痛苦經驗。由於中西文化衝突產生的文化失調現象，今大部分都成過去，工業技術業已大量引進，近二、三十年科學一直是優秀青年追求的目標，經濟成長率逐年增加。剩下的是傳統與世界潮流之間價值的適應問題，和價值的重建問題。價值適應問題的解決，可加速傳統的現代化，使中國成爲世界主潮的一部分。價值重建是一更長遠的文化理想。在重建過程中，中國傳統的若干價值，將可對當前世界潮流發現的新問題提供貢獻，並可望形成一個新的潮流。今分述如下：

第一，從清末就流行張之洞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說來看，可知中國在接受西方科技方面相當順利。從張氏之說至今仍被部分知識份子所贊同這一事實看，可知在價值觀念的適應上，迄未成功。研究文化變遷的學者們，早已共同承認：「文化的各部分，是互相依賴的，一部份文化的變遷，其他部分須與之相適應。」中國人歡迎西學之「用」，可是對推動此「用」的價值觀念，却半推半就，甚至仍流行阻礙此「用」的價值，這可能是中國在追趕世界潮流的過程中，顯得較爲緩慢的重要原因。一個能適應科技發展的社會，社會成員必須承認並儘速學習下列價值：(1)在時間取向上，對現在和未來的重視超過過去；(2)重視新觀念，並樂意接受新經驗；(3)講究計劃與組織，且視爲處理生活事務的方式；(4)相信人能控制環境，改變世界；(5)關切並參與公共事務，視爲人應盡的本分。重視個人成就，相信社會地位需靠工作成就取得；(7)重視認知判斷，培養開放心靈。這些價值在當前世界已漸普遍化，成爲指導行爲的重要原則。任何國家要趕上世界潮流，必須悉心接受這些價值，並使其在自己的文化中生根。任何傳統，必須以此爲準則，接受批判，凡與此等價值直接衝突者，皆當調整或摒棄。

第二，在長期適應中，中國人對自己傳統的認同，受到嚴重打擊。恢復認同不在復古，需將傳統與世界潮流做創造性的綜合。一方面透過現代價值的光圈發掘傳統價值的新意義；一方面用傳統價值觀去思考世界性的文化危機，提出救之道，然後能促使中國傳統價值的再生。在科技文明普及化的世界裏，任何傳統價值的重建，都不再是一孤立之事件，而是世界文化整合工作的一部分。當人類的文化危機是：科學與工藝雖已獲得空前成就，人自我控制的力量却在退；人際關係日益疏離；物質豐富，心靈空虛。拯救此危機，知識份子應深信，統的心性之學對心靈世界的深刻體驗，建立人際和諧關係的倫理價值，以及由聖修養達到自我主宰的功夫等，都可能是對症良藥。中國人必須經由創造性的努力重建自己的價值，才能解決破滅的認同問題，才有希望在未來世界扮演重角色。



談傳統 與世界潮流

韋政進